

龙妃

LongFei FengWu

凤舞

多年了，你一直在我的伤口中幽居，
我放下过天地，却从未放下过你，
我生命中的千山万水，任你一一告别。
世间事，除了生死，
哪一桩不是闲事。



海南出版社
HAINAN PUBLISHING HOUSE

紫弹

紫弹流行
阅读书系

第八辑

龙妃

LongFei
FengWu

凤舞

LongFei
FengWu



海南出版社
HAINA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紫弹流行阅读. 第八辑 /Aine著. —海口: 海南出版社, 2011. 12

(紫弹流行阅读书系)

ISBN 978-7-5443-4116-5

I. ①紫… II. ①A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49642号

紫弹流行阅读书系第八辑

龙妃凤舞

丛书主编: 紫色工作室 本册: Aine 著

责任编辑: 康云生

出版统筹: 古 华

总 策 划: 周 政

总 监 制: 王雄成

执行总策划: 杨小刀

文字编辑: 非 蓝

设计总监: 彭意明

封面设计: zero. x

版式设计: 李映龙

品牌企宣: 刘 姚 沈 杰

出版发行: 海南出版社

地 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

邮 编: 570216

电 话: 0898-66830929(海口)

0731-84863905(长沙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ncbs.cn>

印刷装订: 湖南众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(毫米) 1/32

印 张: 7

字 数: 170千字

版 次: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3-4116-5

定 价: 160.00元(共8册)

目录 Contents

序章

第一卷

一、心似双丝网

二、此度见花枝

三、落花人独立

四、相思似海深

五、旧事如天远

六、毕竟东流去

108 089 069 059 029 008 007 001

第二卷

一、独自莫凭栏

二、情不知所起

三、生当复来归

四、恨极在天涯

尾声

205 201 178 154 138 137



时值初春，北方的天气还有些冷峭，于大海探头探脑地往屋里看着，鼻子冻得通红，可脑门上已经出了一层细密的汗。

棠棣批着公文，似乎并没有在意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道：“胖大海，你如今越发没了规矩。”

于大海本来生得就胖，加上是棠府的总管，吃穿用度一应都是普通人家比不起来的，所以这两年越发的珠圆玉润，到了夏天实在热得难耐。

因着操持着一整个棠府里里外外，有时候不消一天嗓子就哑得说不出话来，所以整日里拿着一个茶壶，嗓子不舒服了便拿起来对着茶壶嘴喝，也不用杯子。壶里泡的就是那胖大海，起先是被二小姐嘲笑着喊“胖大海”，后来阖府的人都打趣起来。偶尔闹得恼了他便沉了脸拿出管家的威仪来，下人们知道他真动了气也便不再说，可过了几日，由二小姐带头，又会说起来。一来二去的，胖大海这名声倒比于大海响亮了。

可如今面对自家主子，他如何还敢沉脸？只哭丧着一张脸道：“主子，您快去看看吧。二小姐跪在门前，谁劝都不起来。”

棠棣的笔一顿，过了一会儿淡淡地说道：“你们这些奴才都是白养的？看着小姐跪着？”

于大海抹了抹脑门上的汗，说道：“老爷您又不是不知二小

姐的脾气，等闲人谁劝得起来？真是像极了三夫人。”

棠棣本来还想着磨练一下茵茵的性子，可一听于大海提三夫人，不免一阵悲恸，思及当日她走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茵茵，于是也松了口：“罢了，再跪一会儿我就去喊她。你先下去吧。”

于大海还磨磨蹭蹭地想帮二小姐说几句好话，棠棣却是放下了笔：“我是她爹，如何不知道心疼她？只是她再过几年就要嫁进王府了，这等脾气在王府里可吃不了好，你当九王爷那儿都是咱们这府里的人？个个宠着她？再说你也不看看她犯了什么错，一个大家小姐，随随便便就出了府，没出事还好，若是出了事，可如何了得？”

于大海忙陪着笑：“老爷说的哪里话？咱家二小姐这等率性的脾气，到了哪里都有人疼爱。”

棠棣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但愿如此。如今我只庆幸当年嫁到东宫的不是她，不然又不知道她要惹出多大的祸来。她那个脾气——像极了她娘年轻的时候。”

话虽这么说，但是眼角眉梢却全是宠溺。于大海自幼便服侍他，如今二人都已经年过半百，偶尔想起年轻时候的事情，都不免一阵唏嘘。

“老爷哪里是庆幸？分明就是舍不得。”

“这话如何说起？”

于大海笑了笑：“跟着老爷这么多年，要是连老爷的这点心思都看不明白，那可真是白活了！”

棠棣却是点点头：“可不是……当年就你一个人讨好三夫人，闹得阖府上下都以为你喜欢上了三夫人。”

于大海一把年纪难得地羞红了脸：“老爷可别再取笑奴才

了，旁的人不明白，老爷您还看不懂么？”

棠棣本来是笑着跟他打趣，可一说起三夫人，不免总是难过，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却仍旧郁结在心，不得开解。故此从来没人敢在他面前提起三夫人，也只除了于大海和茵茵。

于大海见他渐渐沉了脸色，看着桌上的一对玉镯，渐渐地出了神，他也不敢再说话，只是守在一边，但心里到底还惦记着二小姐，心想若是二小姐受了委屈，自家主子怕是又要瘦了一圈。

“爷既闲着，我就继续说。天下女子都以为进了宫便是锦衣玉食，哪里晓得那其实是个吃人不眨眼睛的地方。老爷舍不得二小姐进宫里受苦，故此才这般安排。”

棠棣笑了笑：“她娘还怀着她的时候我便问过，若是生了个女孩儿她要如何养着。她却是反问我如何，我便说……把这天下最好的都给她，待她大了，便送入宫，叫天下的女人都羡慕了去。她听了没言语，后来茵茵满月的时候她才告诉我……只要茵茵过得幸福就好，那些个头衔本就是身外之物，后宫阴险，她不想自己的女儿去那里。”

于大海怕他想着三夫人思虑过甚，只好引开话题：“好在九王爷是个性情中人，豁达不羁，二小姐嫁过去了，定然不会受了委屈。”

棠棣摸着眼前的那对玉镯，像是在跟于大海说话，又不像是在跟他说话。

“只是别苦了我们的茵茵就好。”

棠茵茵跪在那里，任谁劝都不起来，眼见着远处有一人众星捧月地往这边走，她赶忙收敛起神色，好似是准备和谁打仗一样。

棠棣的气早就消了大半，此时看到茵茵那酷似其生母的神色

更是心疼不已，心里暗自想着只教训几句就罢了。

棠茵茵看了看他，倒是不畏惧：“女儿不孝。”

话说得掷地有声，可明显带着怒气，棠棣险些笑出来，到底是压住了，摆出父亲的仪态来：“你也不小了，道理如何不懂得？往日里你在府中横行跋扈我也不计较了，可你看看今日你犯的是什么错？堂堂千金之躯，居然跑到集市上去玩！要是出了三长两短的如何是好？”

棠茵茵目不斜视，一点都没有悔改的意思：“有个三长两短也好，我就去见我娘。左右她比你们都疼我！”

本来说得理直气壮，可到后来渐渐有了哭意，连眼圈都泛了红：“你们不过就是欺负我没有娘。”

棠棣听她提到生母，一颗心很不是滋味，指着棠茵茵怒骂道：“你还有脸提你娘！她要是看到你这个样子不知道会多伤心！”

棠茵茵的泪水早就止不住了，只勉强用袖子擦了擦，继续说道：“我娘才不会伤心，她说过只要我开心，什么都行！她才不会拘束着我。如今我没了娘，你们都来欺负我！”

棠棣指着她，手都微微发抖：“你倒是说说看，阖府上下哪个敢欺负了你！成日里你目无尊长，多少个姨娘到我这里告过你的状！哪一次你见了哥哥姐姐会主动说一句好话？”

棠茵茵哭得越发凶起来，原本跪得挺直，哭起来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

于大海忙走过去搀着她：“小姐，这么冷的天，你又是女孩子家的。可不兴坐在地上。”

她哭得头都“嗡嗡”地响，还不忘跟自己的爹辩白：“我死了也好。你们就都清静了。爹也清静了，以后再不会有人告我的

状！”

棠棣说完了那一番话就已经后悔，茵茵自丧母之后身边就没有一个贴心的人，府中的姨太太们虽然表面上都对她们很好，实则打心眼里讨厌她们。往日里总是把一些有的没的嫁祸于茵茵，纵使她们看得再严，终究不可能日日守在她们身边，一来二去的，倒是叫茵茵受了不少委屈。偏生茵茵是个倔强认死理的孩子，被人冤枉动辄要气好几天，劳神伤心。

“快别哭了！成何体统！”

她一跺脚，哭得更凶：“三妹妹也出府了，爹为何不怪罪！不过就是因为她有娘亲庇护。”

“你！”棠棣眼圈微红，已然失态，“谁关心她的死活！你娘就留给我一个你，若是你出了什么事，我日后如何有脸面去见她！”

要说棠棣和茵茵平日里都不是这般口无遮拦的人，尤其棠棣，年过半百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早就练就了一身泰山崩于眼前而面色不改的本事。今天说出这番话，可见气得不轻。

怀素去的时候茵茵还很小，整日里哭喊着要找娘。后来渐渐长大，虽然不再提生母，可是每年怀素的忌日都必定亲自上坟，饶是如此，还是会难过好几天。

府里的人总是爱拿陈年旧事来说事，免不得有人在她耳边嚼舌头。她方知原来娘年轻的时候在府里过得并不快活。所以她长大之后，跟谁都不亲近。

她刚想要开口再说句什么，就觉得眼前一黑。

终是再说不出话来。

【第一卷】风起云涌

【一、心似双丝网】

1

棠茵茵本来睡得极沉，可是总感觉有人在捏着她的鼻子，被迫睁开眼睛，就看见景瑞促狭地看着她。

她面色一红，又想到这里是自己的闺房，恨不得用被子盖住自己的脸。

景瑞看她这个样子，不免笑起来：“我听说你病好了，特地来看看你。”

她低垂着眼睛，不敢看他，只低低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他仔细地打量起来，见她面容消瘦，心里极为难过，可又不想旧事重提，怕惹她不高兴。只捡了些有的没的去说。

正说话间，外间的小厮来报，说是太子爷来了。

景瑞奇道：“二哥怎么来了？”

他跟太子同属皇后嫡出，私下里就以兄弟相称。

棠茵茵跟太子并不相熟，眼下却比景瑞更加疑惑。思忖间太子已经走了进来，玉面含笑，俊美无俦的容颜叫身为女子的她都忍不住呼吸一窒。早就知道当今太子爷是个俊美无双的人物，

只是两人好几年未曾这样近距离地见过，今日匆匆一瞥，惊为天人。

景瑞站起身来，抱拳道：“二哥。”

景玹摆摆手：“我们兄弟二人还用行此礼数吗？”

景瑞笑起来：“二哥说得是。”

棠茵茵这才反应过来，掀起被子就要下床：“棠茵茵给太子爷请安。”

景瑞眼疾手快地扶起她：“你身子刚好，做何这般折腾，二哥都说了是自己人。”

虽然皇上没有下旨，但是京城里的人谁不知道，这棠茵茵跟九王爷从小青梅竹马。棠棣又身为朝中重臣，棠二小姐迟早都是九王妃，可这句“自己人”，还是叫茵茵红了面颊。景瑞看了，只觉得心神荡漾，竟一时忘记了言语。

景玹立在一边，微微低垂了眼睛，非礼勿视的模样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茵茵才问道：“不知道太子今日来访，可是找我父亲的？”

“老师在宫里，我此番是来探望你的病。”

棠茵茵心里觉得奇怪，但嘴上仍然说道：“茵茵病已好了大半，谢太子惦念。”

景玹笑起来：“病既好了，就让老师每日都去上朝吧！”

棠茵茵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太子是来说这件事情的。自从那日爹大骂了她之后，她一病不起，害得爹一直守在她身边，寸步不离，连上朝都不去了。皇上三番五次地派人来请，都叫棠棣给打发了回去。

“茵茵不识大体，让太子爷见笑了。”她微微躬身，“我今日就去跟父亲说，身体已无大碍了。”

景珖面色温润，仿佛说的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：“说的哪里话，老师疼爱自己的女儿，我本无权置喙，今日唐突来访，还望二小姐不要怪罪才是。”

还未等茵茵回话，景瑞先喊了起来：“你们两个这一来一去的，不累吗？二哥，我真同情你这个当太子的。”

茵茵听了这话，笑起来：“就数你最没个规矩。”

景瑞见她病后难得露出欢颜，哪怕是自己被说没规矩也顾不得了。只看着茵茵，笑意渐浓。

景珖看着眼前二人眉来眼去，自己也不好再多待，该说的话既然说完了，便起身要走。

此时外间的小厮却又来报，说是宫里来了人，要见二小姐。

茵茵下意识地看了看太子，见他一副不知情的样子，便道：“快请进来吧。”

来人居然是皇上身边的宁公公，进来先给三人请了个安：“奴才给太子爷请安，给九王爷请安，给二小姐请安。”

三人中属太子最大，只听他说道：“公公请起。”

宁公公弓着身子站起来，十分恭敬的模样：“皇上请二小姐进宫。”

棠茵茵印象中是见过几次皇上的，对于当今圣上，她总觉得跟外人所说的冷酷无情不像是一个人。现下虽然奇怪，但也只说道：“请公公稍等，我这副样子参见圣上实乃大不敬。”

说罢，唤来贴身的丫鬟琉璃。

另三人见她要梳洗打扮，皆出了她的闺房，由管家带路，往前厅走去。

府里的大夫人早就得到了消息，此刻也正往前厅去。三人坐了没多久，大夫人就到了。

大夫人嫁给棠棣很早，但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总是为难茵茵的娘，所以并不得棠棣喜爱。景瑞知道这位夫人明里暗里没少给茵茵难看，故此十分不买她的账，见她进来，也只是别过头去，并不看她。

大夫人甫一踏入前厅，就恭恭敬敬地说道：“给太子请安，太子吉祥。给九王爷请安，九王爷吉祥。”

又对着宁公公微微躬身。

宁公公急忙说道：“夫人可折杀老奴了。”

话虽如此，却还是受了大夫人这一拜。

景玹淡淡地也没回话，似乎极为不喜欢她的样子。景瑞心里纳闷，这大夫人哪里惹到太子了么？再说大夫人的女儿既是当今太子妃，莫不是太子妃不得宠，连带着她这个生母都入不了二哥的眼？

大夫人显然也哑然于太子的态度，可到底不敢说什么，只一副谦恭的样子。

一会儿的工夫，棠茵茵众星捧月地进了前厅，景瑞听到大夫人几不可闻地“哼”了一声，顿时心生厌恶。

棠茵茵因病卧床，一直吃不下什么东西，消瘦了不少，一张小脸尖尖的下巴，脱去了少女的稚气，展露出女人的风韵，犹如池塘里的荷花，露出了尖尖的角一般欲拒还休，说不出的美丽动人。

她复又给太子请了个安，照例又给景瑞、大夫人还有宁公公行了礼。

宁公公站起身来：“怪不得棠大人如此爱护二小姐。果然不是一般的人物。”

茵茵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并未说话。

“二小姐既然梳妆好了，就请跟奴才走吧。”

她微微颌首。眼光却看向了景瑞。

景瑞知她心意，说道：“今儿我还得去校场那边，便不能随你一起回宫了。”

棠茵茵听了，只得垂下眼帘，再不说话。跟着宁公公出了府门。刚要上马车，就听见身后有人唤她。

她回过头，一惊：“太子？”

景玗倒是一副自然的模样：“我也要回宫，搭你的便车可好？”

棠茵茵笑了笑：“自然是好的。太子殿下肯赏脸，茵茵不胜荣幸。”

马车行得极慢，午后的车内闷热不堪，偏身边还坐着太子殿下，只见他面色如常，似乎并不为这天气所恼。她大病初愈，身子恢复得还不好，渐渐觉得乏了，竟睡了过去。

梦中似乎有人轻轻地刮着她的鼻子，宠溺却又无奈地说道：“你这性子……可怎么办是好。”

她无意识地挥了挥手，喃喃说道：“阿狸，让我好好睡一会儿。”

触碰她脸的那只手，突然变得很冷。她经不住打了个哆嗦，却没有醒过来。

2

按照宫中的规矩，二品以上命妇进宫可乘轿，但需行西门。

棠茵茵虽是棠棣的女儿，但是尚未出阁，无品在身，当然不能乘轿。

宁公公在轿外喊了一声：“恭请二小姐下轿。”

棠茵茵也是刚醒，迷迷糊糊地只知道是到了宫门口，里面长长的一段路还要自己走。思及此，忍不住皱了皱眉头。

一边的太子却是说：“这轿子里真是闷热，我随你走一走吧。”

她看过去，太子面色潮红，倒真的像是热坏了的模样。于是点头应允：“谢太子。”

景玦没有回话，挑开帘子先下了轿。站稳后回过身来将手递给棠茵茵：“来。”

她一时羞涩，居然红了脸：“我……我自己……”

话还未说完，就被太子打断：“不碍事。”

茵茵看着太子，只见他神色如常，似乎并未觉得不妥。早就知道太子是一位知书达理的温润公子，这等事情应该也只是出于礼貌吧。

“谢太子。”

景玦的手指修长，指尖微凉。她不知怎的就觉得难为情，只低着头不敢看太子。

他却笑了起来：“这一路来你谢过我两次了，我有那么好？”

茵茵听着他的笑声，只觉得像是有着蛊惑人心的意味似的。

“太子殿下当然好。”想了想又添了一句，“姐姐过年归家的时候，还时常提到殿下好呢。”

棠茵茵说的姐姐就是当今太子妃棠贺仪。

景玦的笑僵住在嘴角，过了好久才说：“承蒙贺仪在老师面前说我的好话。”

说是一起走，其实也不过一小段的路，棠茵茵要去御书房，而太子则是回东宫。

